

无名英雄



(朝鲜)李振禹著

何德全编译

无名英雄

(朝鲜) 李振禹 著
何鸣雁 编译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无名英雄

(朝鲜) 李振禹 著 何鸣雁 编译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5印张 181千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067·349 定价·1.35元

印数: 00001—15450册

内 容 提 要

《无名英雄》以朝鲜解放战争时期，美帝国主义阴谋破坏停战谈判，加紧准备发动大规模的“新攻势”为历史背景，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许多故事有机地联系起来，热情地歌颂了朝鲜“敌后工作组”的同志们，深入敌后，出生入死，与敌人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。主人公俞林、顺姬等许多无名英雄，打入敌人心脏，机智勇敢地进行着曲折而惊险的斗争，及时地给总部提供了可靠的情报，接连不断地粉碎敌人妄图破坏停战谈判的战略企图和阴谋活动，为夺取朝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。

目 录

在敌后·····	(1)
从敌后到敌后·····	(17)
单独在敌后·····	(29)
在旧城墙下·····	(47)
“金刚石”·····	(63)
半夜发生的狙击事件·····	(87)
寂静中的战斗·····	(98)
危险的较量·····	(106)
云雾作战·····	(118)
危机·····	(130)
星期日发生的事情·····	(145)
微笑中的阴影·····	(157)
板门店·····	(169)
死亡之岛·····	(182)
漆黑的夜晚·····	(193)
战斗在继续·····	(207)
引诱·····	(219)
命运·····	(231)
艳红的晚霞·····	(240)
我们没有忘记·····	(255)

在 敌 后

一九五二年，在朝鲜战场上，人民军出其不意地迎头痛击了狂妄的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伪军。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，摆出了停战谈判的架势。于是，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，便在板门店开始了。

然而，谈判没有进行多久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，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的谈判桌上，突然单方面无理宣布无限期休会，并十分傲慢地退出了会场，致使停战谈判陷入了僵局。

喧闹一时的板门店寂静了，全世界都在不安之中注视着它。

谈判破裂了，疑虑的阴云笼罩在人们的心上：敌人是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？还是企图把朝鲜战争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？要嘛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，想要向朝中方面施加新的军事压力？

敌人的真正战略意图，究竟是什么？必须首先弄清这一点！朝鲜人民军的无数侦察兵，纷纷被派往敌后……

朝鲜人民军情报部部长，会见了《伦敦消息报》记者、党的地下工作者俞林。

一辆银灰色的轿车，缓缓行驶在巴黎幽静的柏油路上。

车内，部长拿一张照片给俞林。

部长：“他就是报务员。”

俞林一震：“噢，林弘植！”

部长也一惊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俞林：“是，四六年在香港见过。”

部长：“他正在汉城等你，接头地点，将登在《东亚日报》广告栏里，标题是出售公元六世纪前的古玩。”

俞林：“记住了。”

部长：“还有，奥涅尔的信，要用的得当，因为他是英国国会有名的议员，地位显赫，CIC不可能不注意他。”

俞林：“是。”

.....

部长：“还有什么话？趁着没分手，快说吧。”

俞林犹豫地：“我，就想回平壤去看看！哪怕站一站也好。”声音满含恳切之情。

部长理解地：“知道！你一个人，长期在国外……可我们的心，始终是和你在一起的！等胜利那一天，回平壤见吧！”

俞林深情地：“平壤见！”

一架国际航空班机，从巴黎起飞，途经伊斯坦布尔、新德里、香港、东京，飞往朝鲜的汉城。

机舱内坐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旅客。

《伦敦消息报》记者俞林也坐在席位上。此刻，他正陷入深深的思索中……

一九四二年，他被日本帝国主义拉到南洋的一个孤岛

上，当“学徒兵”。他不堪忍受日本人的虐待，毅然逃出虎口，只身来到香港。在那里，俞林遇上了身患重病、生命垂危的英国军官莱尔逊。俞林同情他，千方百计为他奔走，求医治病，两人结下了友谊。

莱尔逊的父亲奥涅尔，是英国一位有名望的国会议员。战争结束后，奥涅尔为了报答俞林对他儿子莱尔逊的救命之恩，特地把俞林接到英国，并供给他在剑桥读书的一切费用。俞林以优秀的成绩，读完剑桥大学的全部课程，毕业后当上了《伦敦消息报》的新闻记者。

俞林虽然在英国过着舒适的生活，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，日夜牵挂着年迈的老母。故乡平壤的一切，时时唤起他无限的眷恋，尤其是那失去祖国的痛苦，在他心灵的深处，刻下了永世不能磨灭的烙印，从而，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，一个人若没有祖国，就没有一切，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。所以，他虽然身在异国，而心却始终和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
后来，朝鲜劳动党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。这次，他接受了人民军总部的指派，前往汉城侦察敌人的军事秘密……

国际航空班机徐徐降落在汉城机场。

旅客们走下舷梯，机场上熙熙攘攘，一片嘈杂，联合国记者团的记者全来了。

俞林忙着同前来迎接的日本记者中村等人一一握手寒暄，他们早已是老相识了。

“俞林！”有人高声喊叫，随着走上前来，兴奋地握住

俞林的手。

他是俞林在剑桥大学的同学，现任南朝鲜李承晚伪军陆军新闻处处长，名字叫朴茂。今天，特意亲自驾车前来迎接俞林。

朴茂：“还认识我吗？”

俞林惊喜地：“朴茂！怎么能不认识，你是我大学的同学。”打量着朴茂，轻轻摇头，“真没想到，你穿上了军装。”

朴茂：“我也没想到，你成了一位如此有名的新闻记者。”

俞林：“你太客气了。”

吉普车里。

朴茂驾驶着车羡慕地：“你这些年，在伦敦和巴黎的上流社会中，有美女陪伴，杯觥交错，挥笔成章，真够惬意的了，可知道，咱这荒凉的故国山川，正在血流成河。”

俞林微微一笑：“你这是指责我抛弃祖国吗？”

朴茂歉意地：“仗打得太久了，看见你们从和平环境里来的人，不免嫉妒。”

俞林：“这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吉普车驶过之处，公路两旁弹坑累累，被烧毁的汽车、辎重东倒西歪，一片战痕。吉普车开到十字路口，交通被断绝了。

哪！——一辆小轿车疾驶而过。

俞林：“车里的人是谁？”

朴茂：“克尔顿博士。”

俞林暗自一惊：“克尔顿？！”

朴茂：“他一出动，肯定是有大事！”

“气魄真大！”俞林望着远去的轿车，羡慕似地说。

俞林想起，总部向他交待任务时，曾着重提到达乌灵·克尔顿。他是一个重要人物，躲在朝鲜停战谈判的幕后，代替白宫，操纵着朝鲜战场上的战略。俞林深知自己此行深入敌人心脏，开展侦察活动，条件恶劣，困难重重，而阴险狡猾的克尔顿，正是他的对手。

朴茂把俞林送进了汉城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。

经理开门进来，彬彬有礼地：“先生，睡得好吗？”

俞林：“算我幸运，没得感冒。”

经理抱歉地：“暖气出了故障，屋子有点冷，给您拿个电炉来吧？”

俞林：“不必了，洗个热水澡就可以了。”

经理：“英国大使馆给您来过电话，联合国军办事处给您送来了文件。”他忽然看见橱柜上的雕塑，眼睛一亮，“这是舒伯特吗？”

俞林点头：“你也喜欢他的音乐？”

经理：“舒伯特是世界三大著名音乐家之一！”闭了一下眼睛，“他可真是音乐之神！”

俞林：“你很崇拜他？”

经理：“他的音乐使我陶醉……噢，这塑像，是从英国带来的吗？”

俞林：“不，在威尼斯买的。”

经理：“啊，威尼斯，和平的音乐之城！可我们这儿，真是一塌糊涂！”

俞林：“九点钟，请你把报纸准时送来！”

经理：“是！”礼貌地开门退出去。

俞林在室内踱来踱去，深深地思索着，自己已经步入虎穴，应该尽早和弘植同志联系上。

可是，弘植同志在哪里呢？

林弘植正在桂林印刷所，忙于印刷业务。他的公开身份是桂林印刷所的经理。

门开了，公务员给他送来了报纸。

林弘植接过报纸，目光迅速地搜寻着。突然，他看见了俞林抵达汉城的重要消息。

俞林的到来，给自己的同志带来了巨大的喜悦；同时，也引起了各方面敌人的注意。其中，最感兴趣的是朴茂。因为在南朝鲜伪军内一个极端反动的青年军官组织，正在策划阴谋推翻李承晚政府，建立新的军事独裁政权。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金华地区伪军军长申载旋少将，而朴茂正是申载旋的心腹。朴茂匆匆赶到他的上司申载旋办公室，研究如何拉拢俞林，借助他的身分和地位，为反动的青年军官组织服务。

朴茂兴奋地说：“俞林是很有名望的记者，若肯帮我们的忙，年轻军人执政后，就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！”

申载旋也颇有兴趣地说：“那，就把这项外交重任，委派给你吧。”

朴茂忙摇头摆手：“要杀共产党，或者干掉老家伙李承晚，我都不费吹灰之力。可是，要和伦敦、巴黎的政治家打交道，我一个武夫，恐怕还要靠您多指点。”

申载旋沉吟半晌点头说：“可以！找个适当时机，我亲

自见见俞林。”他又叮嘱：“近来，李承晚的密探，好象也闻到了味，你要注意，不能让俞林和他们勾搭上。”

朴茂把握十足地：“我一定能把俞林控制在我的手里。”

不久，俞林来汉城后的第一篇大块文章，在《伦敦消息报》上发表了。他认为战争的双方势均力敌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，哈里逊将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。俞林的文章引起轰动，纽约、加拿大等报纸，都纷纷加以转载。正在英国竞选的奥涅尔，也为此多得了不少选票。美军在汉城的司令部，专门就这篇文章召开了会议。联合国记者团的记者们，都羡慕俞林名利双收，又发了一大笔财。

这一切，不能不引起敏锐的美军谍报队队长克劳斯的注意。他暗中开始调查俞林的底细了。

朴茂邀请俞林参加夜总会。尽管是战争时期，盛宴美酒照样的豪华，汉城上层社会的各界人士，都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赶来寻欢作乐。朴茂以自己能在这样的场合，和俞林坐在一起，亲热地畅谈剑桥大学时的生活，感到无比地欣慰和荣耀。

一些外国人，带着夫人和舞伴，随着阵阵乐曲的靡靡之音，翩翩起舞。

俞林不无感慨地说：“人们为什么总喜欢这样疯狂地跳舞？”

“那么，你希望什么？”朴茂试探地问。

俞林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结婚！”

朴茂若有所思：“噢，伊斯坦布尔曾有信寄给你，是情

书吧？”

俞林避而不答，反问朴茂：“你有妻子吗？”

朴茂得意地拿出照片，递给俞林。

照片上，朴茂抱着女儿和妻子并排坐着，申载旋在他们的身后。

俞林端详着不由露出了羡慕的神情，斟酒为朴茂祝贺。

朴茂趁机将话题引向深处：“我看你当记者，不过是为了实现更大野心的一种手段。”

俞林冷漠地：“你完全错了，我没有任何野心！”

朴茂一笑：“没有野心的人，在生活里是不会成功的。”斜睨俞林一眼，“这是巴尔扎克说的。为实现野心，我想劝你去干一件大事。”

俞林一笑：“福音书第十八章有一段，是这样说的，诱惑别人走上邪路的人，应该给他系上绞索，扔到大海里。”

俞林的目光望着一个装束华丽的夫人。她的名字叫简纳特，是克尔顿的夫人。

这时，窗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。接着，门开处，美军谍报队队长克劳斯带着几个军官走进来。其中有一个眉目冷峻的女军官。

啊！俞林暗暗地吃了一惊，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！

“和克劳斯一起进来的那个女人是谁？”俞林淡淡地问朴茂。

“噢，她叫金顺姬，是克劳斯谍报队的防谍中尉，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，不久前，她荣获了范弗里特将军授予的勋章。”朴茂说完便迫不及待地去邀请顺姬跳舞。

俞林不动声色地观望着，思忖着。

顺姬和朴茂跳罢一支曲子，回到了酒桌前。她注视着舞厅中狂舞的人群，那清秀美丽的脸庞，显得庄重大方而冷峻。

唔，俞林终于认出来了，她原来是俞林老师的女儿，十年前，他们曾经相爱过。那时候俞林常到她家去，她总穿一身学生制服，显得特别纯洁可爱。俩人志趣相投，又有共同的理想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友谊的加深，爱情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心上。然而，一九四二年，罪恶的战争，迫使这对情人不得不分手了。后来，顺姬曾给在南洋的俞林写过信说，我永远等待你。可是，今天的猝然相遇，使俞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昔日的一个那样热爱祖国的姑娘，此刻，怎么竟穿上了敌人的军装，傲岸地出现在俞林的眼前。这不能不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俞林告别了朴茂，心情沉重地回到了记者团。

突然，扩音器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：“请各位记者注意，新消息！白宫发言人说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，当选为第三十四届美国总统。”

记者们欢呼起来：“艾森豪威尔许过愿，他当选总统，立即停止朝鲜战争，这话起了作用。”

深夜十点，俞林回到旅馆，打开收音机，传出平壤电台播音员的声音：

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公报：除金华地区，今天敌人全面停止了射击，前线一片寂静……”

俞林从玻璃窗向外望去，看见一车车美军正向后方撤退。

经理开门进来：“给您送晚报。”

俞林：“放在那儿吧。”

经理：“您没听说吗？士兵从前线上下来，正往后方撤哪。”

经理出去后，俞林凝神思忖起来，他想起艾森豪威尔曾在一次美国银行家举行的小型宴会上公开宣称：“我是一个军人，比起橄榄枝的清香，更习惯火药味。”也许，前线的停止射击和美军的撤退，正是艾森豪威尔的烟幕弹。那么，在烟幕下，他又要做什么呢？

俞林想，现在该是拿出奥涅尔的信，去接近克尔顿的时候了。

然而，美军谍报队队长、狡猾奸诈的克劳斯上校，捷足先登来拜访克尔顿的夫人简纳特了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我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来打扰您。”

出身高贵、颇有魅力的简纳特夫人不以为然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克劳斯客气地：“听说俞林要来拜访您。”

克劳斯对简纳特私生活的干预，使她非常反感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克劳斯以最大的克制力保持着军人的礼貌，语调冷峻地回答：“我希望夫人最好不要和外边不认识的人接触。这完全是为了克尔顿博士的安全。这一点，我想您是能理解的。”

简纳特耸耸肩膀，眼皮不撩地说：“我昨天夜里，和伦敦的叔叔通过电话……”

这时，俞林来了，他递上了伦敦奥涅尔先生的亲笔信和一份珍贵的礼物。

简纳特又惊又喜地说：“啊，您就是救我哥哥的人！叔父每次来信都提到您。”看了克劳斯一眼，“来，介绍一下吧。”

俞林很客气地：“《伦敦消息报》特派记者俞林。”

克劳斯：“上校克劳斯！认识您很高兴。”

简纳特：“听说叔叔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，曾得到俞林先生的大力帮助！”

俞林：“谈不上什么帮助，只不过写了一篇报道。”

克劳斯意味深长地插嘴说：“有时一篇出色的报道，作用往往会超过几十万张选票。”

简纳特打开了礼盒。

克劳斯惊奇地：“噢，这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！英国北部的克利特人的遗物。”

俞林一惊：“上校先生，您对考古很有研究？！”

简纳特笑了：“克劳斯先生从前是考古学家。”

俞林也笑了：“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曾读过克尔顿博士的名著《克利特人的后裔》。”

简纳特更惊喜了：“是吗？”

俞林有意地把话题引向克尔顿：“奥涅尔先生说，如果博士见了这个，一定会高兴的。”

简纳特：“是啊，他要在就好了。”

俞林紧接着问：“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简纳特不假思索地：“到八军司令部……”

“夫人！”显然，克劳斯在提醒简纳特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失陪一会。”骄横任性惯了的简纳特起身离去。

这对克劳斯是一个无言的抗议。

克劳斯却故作不知地谈起了学术问题，以鉴赏家的口吻说：“从这遗物也可以看出，克利特人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又能干的民族。”

俞林不以为然：“克尔顿博士，在他的书里说，经过漫长岁月的较量，克利特人终于被罗马人同化了。现在罗马人居住的克利地岛，是文化发源地。”

克劳斯：“但是意大利学术界，是不承认这个观点的。”

俞林不值一驳地：“那是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。”

简纳特回来了，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：“你们别谈历史了，还是谈谈伦敦的消息吧，奥涅尔叔叔为什么对政治总是那么感兴趣？”

“他真是出色的议员，他在下院辩论政府预算问题时，说得丘吉尔哑口无言。”俞林说得有声有色，语气里充满了赞赏。

“您要在这里住很久吗？”简纳特已经为俞林的风度、学识、神采所倾倒。

“这，很难说。”俞林望着简纳特。

“希望您常来做客，”简纳特用她多情的眼睛告诉俞林，她对他很有好感。

俞林礼貌地垂下眼睛。

一切都不出克劳斯所料，俞林并非寻常记者，不可等闲视之。他立即返回CIC司令部，调动他的部下，和伦敦取